

白與黑之間

The Color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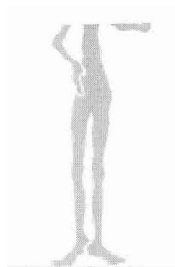
世界鋼琴家訪問錄（上）



焦元溥 著

白雲飛渡

(上)



焦元溥 著

遊藝黑白/焦元溥著．初版．臺北市：聯經．

2007年（民96）；上冊408面，下冊392面

17×23公分．索引上、下冊各16面．

ISBN 978-957-08-3184-9（平裝上冊）

ISBN 978-957-08-3185-6（平裝下冊）

〔2009年2月初版第八刷〕

1.音樂家 2.鋼琴 3.訪談

910.99

96014458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家人

祖母趙文秀女士

父親焦仁和先生

母親談海珠女士

以及妹妹安溥與慈溥

並祝爸媽結婚三十週年快樂

更多感謝與祝福

關於我將要寫的感言，我的確想過會寫下；但是，我從未料到會在今天。

扎扎实實上下兩冊，密密麻麻七百餘頁，不含索引附錄已達五十三萬字的磚頭書，本以為首刷得放一年才會賣完，誰知上市一週就銷售一空。五個月不到，《遊藝黑白》竟賣了六刷，成為七千多位書友的收藏。不只我大感意外，知道消息的受訪鋼琴家也都無法置信，驚訝之餘更是感謝與感動——面對這樣的支持，在這出版業大蕭條、閱讀淺薄化、藝術庸俗化的環境裡，聯經和我不會忘記讀者給予的勇氣，讓我們堅持信念，完成看似不可能的計畫，並為下一個挑戰持續努力。

雖然無法一一和所有支持我們的愛書人致謝，但我總喜悅且興奮地能在音樂廳見到眾多《遊藝黑白》的讀友。文字所記錄的畢竟只是鋼琴家的弦外之音，音樂才是他們真正的溝通語言。透過《遊藝黑白》，希望受訪鋼琴家的經驗與智慧能成為讀友生活的一部份，更希望所有愛書人能更貼近音樂，並在藝術中找到自己。

身為作者，我必須再次感謝聯經對這套訪問錄所付出的心力，以及諸多師長先進的幫助。特別感謝陳文茜女士的鼓勵，George Benjamin、Nicolas Cook、Daniel Leech-Wilkinson、John Rink、Jonathan Summers 對原訪問與未來訪問計畫的建議，以及船越太郎(Taro Visser)所給予的幫助。

再次感謝大家的厚愛，祝福各位讀友在黑白琴鍵間找到無窮的色彩，徜徉音樂，遊藝人間。

焦元溥 敬上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一日 台北

感謝與祝福

感謝所有受訪的鋼琴家——感謝您們願意成為本書的主角。

感謝吳欣盈與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以及孫若男與蘇美亮女士所給予的慷慨幫助與支持。也特別感謝劉廣琴、鍾耀星、譚嘉陵、呂紹嘉、杜文惠、譚文雅、黃翠娟、黃偉文、盧珮如、陳毓鴻，以及Marco Rodighiero, Stephen Naumann, Chretien Sebastien在訪問過程中所給予的幫助。

感謝國家交響樂團邱瑗、簡文彬、林娟代、潘克定、劉柏宏、林欣儀、余佩珊、蔡珮漪、張智琦，中正文化中心平珩、劉家渝、夏曼青、王偉齡，文化總會陳郁秀、王詠鑑，新象樊曼儂、黃琪珊，傳大周敦仁、藍雅菁，香港國際鋼琴大賽、莊雅斐、林淑真、陳必全、簡麗莉、錢善華，以及Beth Benger, Lucy Boccadoro, Patricia Breeus, Mark Stephan Buhl, Veronique Firkusny-Callegari, Elaine Cheung, Chrales Cumella, Christina Daysog, Cate Dennes, Aminah Domloge, James Egelhofer, Kathryn Enticott, Regina Grande, Laura Grant, Nick Fielding, Pia Friedrich, Juliette Graux, Tristen Hennigs, Maggie O'Herlihy, Véronique Jourdain, Marie-Joseph Jude, Edna Landau, Tracy Lees, Rosemary Low, Lev B. Lugansky, Linda Marder, Lisa Mercurio, James Millane, Barbara Mouk, Alison Nethsingha, Sarah Pelch, Peter Railton, Gabriele Schmidt, Ellen Sugar, Dominique Toennesmann, Alexander Volchonok, Inge Wachter, Tom Walton, Karine Warman, Rhiannon Williams, Jennifer Yelverton, Dorothy Yeung, Idith Zvi——感謝您們的協助，讓本書的訪問與文字發表逐一實現。

感謝所有提供照片的攝影師，讓本書在文字之外更能以鮮活的形象見證歷史。

感謝MUZIK古典樂刊孫家璁、林及人，表演藝術雜誌莊珮瑤、黎家齊、盧健



英，古典音樂雜誌汪若芯、林智意，以及聯合報副刊全體同仁——感謝您們曾刊載本書所收錄的訪問，鼓勵我繼續寫作與努力。

感謝台中古典音樂台張騰元、何其晃、張堯，IC之音、News98電台陳鳳馨、亞藝黃淑琳、聯晚沈珮君、中時邱祖胤、環球唱片傅慶良、福茂唱片王文玲、黃哲嶽，以及Steven Isserlis和Dennis Chang就訪問所給予的幫助。

感謝林君文的英文翻譯——這是本書獲得諸多受訪者授權，終於得以問世的關鍵。

感謝家人的支持與鼓勵——據說，他們這次會看完我的書，至少會認真看看張懸的畫。也特別感謝楊照為本書作序——我知道我要更好更努力。

感謝聯經發行人林載爵、業務副理陳秋玲、編輯陳英哲的努力——再也找不到能有這樣的出版社與出版工作者，願意支持這種寫作毫無節制、篇幅無限擴張、時間不斷延長、稿件一再增補的作者。但也就是如此莫名其妙的支持，在書市一片黑暗的時代裡，讓我依然有勇氣與毅力窮數年之力，專注一項大計劃並全力以赴。如果《遊藝黑白》真是「奇蹟之書」，他們才是奇蹟的創造者。

最後，祝福正在閱讀此書的你——在無數動人故事背後，能和我一起見證藝術家的歡笑與淚水，以及那在音樂與人生中所展現出的偉大智慧。

焦元溥

奇蹟之書

文 / 楊照

如果不考慮超越性、靈異性的神鬼因素，純粹用「發生機率低於近乎不可能、不應該出現的事物」來定義「奇蹟」的話，那麼你們即將要翻閱、展讀的這本《遊藝黑白》，是本不折不扣的「奇蹟之書」。

就像一個人連續兩期中樂透頭彩，或是像一個人從十五樓陽台失足跌落，卻毫髮無傷抵達地面，這類的事，道理上有可能存在，但一般正常、理性的人，絕對不會期待自己真會遇到。

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放過任何機會向焦元溥詢問、催逼這本鋼琴家訪談錄的進度。不曉得焦元溥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態度其實主要出自於一種等待奇蹟實現前的焦慮，甚至是恐慌。

再試舉一個比擬吧！2007年5月6日，洋基隊出戰水手隊，王建民投完七又三分之一局，沒有失分，也沒有讓任何一位打者擊出安打，甚至沒有讓任何一名對手站上一壘。只差五個出局數，王建民就投出了大聯盟比賽裡最困難的夢幻奇蹟——投手的「完全比賽」。在那個節骨眼上，洋基隊隊友沒人敢講一句話或吐一口大氣，就連越洋守在電視機前的球迷，也都提著一顆幾乎要從嘴巴裡跳出來的心，惶惶不安地等待。

愈接近奇蹟出現，我們愈害怕奇蹟會如陽光下的七彩水泡，倏忽破滅。愈接近奇蹟出現，我們愈瞭解完成奇蹟的條件，何等苛刻。任何一點點變化，都可以破壞前面七局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半完美」。在那一瞬間，球迷腦海裡浮現出種種數字，包括：大聯盟百餘年漫長歷史中，數不清幾十萬場比賽紀錄，只有過十五次「完美比賽」；多少名人堂裡叱吒風雲的偉大投手，從來不曾戴上「完全比賽」的至上桂冠……

愈是熱情球迷，愈是瞭解美國職棒、瞭解大聯盟記錄與歷史，愈是興奮期待看到「完全比賽」，同時卻也就愈是焦慮擔心「完全比賽」的機會，在王建民投球的任何瞬間，都可能消失一去不返。安打、觸身球、四壞球，隊友失誤，甚至不死三振還是投手不小心在動作中犯規，都將葬送掉所有希望，讓所有等待付諸流水。

基於對音樂、音樂演奏與音樂家的一點點理解，我在等待《遊藝黑白》成書的過程中，整理了這樣一本書出現必須具備的因緣條件，並藉以整理了自己的焦慮。

有這樣一本書，先要有願意付出心力、資源去訪問、去整理的人。這個人，必定要對古典音樂抱持驚人、近乎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熱情，而且他還要真正投入於鋼琴演奏與鋼琴樂曲，這些是支持他會想要接觸鋼琴家，跟鋼琴家對話的根本。

安排訪問是不容易的事，安排訪問在一個領域中成「家」的人，是更艱難的事。尤其如果是以台灣人的身份，不代表任何媒體，也沒有組織機構做後盾，卻設定訪問的對象，是世界級的專家，那簡直是癡人夢話。

是的，要有癡人的傻勁，才可能告訴自己、告訴別人，「我要遍訪五十多位國際一流鋼琴家，留下他們的談話記錄！」

稍微聰明一點的人，稍微現實一點的人，馬上會有的，是剎車反應：「不可能吧！這種事。別浪費時間浪費力氣了，把時間力氣省下來做別的事吧！」

照理說，金牛座的焦元溥，個性中不應該缺乏現實考慮的成份才對呀！換句話說，一定是比常人更豐沛、超乎常理的內在渴求與內在慾望，才沖破了金牛座向來會有的現實謹慎，讓焦元溥去做這種癡人大夢吧！

去實現夢境，需要傻勁，可是要訪問大鋼琴家，當訪問者的人，卻千萬不能傻。只考慮一個因素就好：訪問音樂家、鋼琴家不比訪問政客、演員，甚至不比訪問文學家。政客每天的工作就是說話、說話、說話，從自己相信的說到自己不相信的，從自己懂的說到自己不懂的，要訪問他們讓他們說話，唉，太容易了。演員習

慣照劇本表演，接受訪問之前，他們通常會設定套上自己想呈現的角色，用那樣的自我形象侃侃而談，不會太為難訪問者。文學家不斷在思索語言、文字，以語言、文字反覆自我表達，當然也能隨時講出一番番的話來。

可是音樂家、演奏家，他們是專業用音樂來表達、用音樂來和別人溝通的，誰能保證他們說得出什麼來？

要訪問鋼琴家，至少得聰明到能掌握：什麼是鋼琴家，願意打開話匣子來說話，而且還能言之有物的題材；而且還要聰明到能夠聽懂鋼琴家講的語言，並在整理過程中自覺地扮演起翻譯的角色，把音樂、演奏的專業詞彙表達，轉譯成大眾讀者讀得懂讀得下去的內容。

這裡，奇蹟條件出現了。我們需要一個精明聰明的傻子；我們需要一個同樣自在於理解並轉譯音樂語意與日常文字的人。

一般夠聰明夠精明到能讓大師願意跟他講話的人，就不會笨到想要克服所有麻煩困難，去拜託去安排那麼多鋼琴家的訪談。一般能精確精采使用文字的人，就不會耗費那麼多心力去擁抱、鑽研音樂了！

焦元溥憑什麼說服這些鋼琴家，在忙碌的演奏日程表裡，挪出時間回答他的問題？憑他的誠懇與耐心，當然。但光靠誠懇與耐心絕對不夠。比誠懇、耐心更重要的，其實是靠他展現出的能力，讓這些已經是大師級、至少準大師級的人，尊重他的音樂能力，不敢輕忽他，甚至不願輕忽錯過和他談話的機會。

華裔鋼琴家安寧來台灣演出，演出結束後在《自由時報》中看見一篇千把字的短評，文章雖然不長，卻絕不泛泛，裡面明確列舉了安寧對於演奏樂曲的特別詮釋與音色意念，並以此為基礎，評斷其成功與失敗之處。

安寧立刻找了朋友問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誰？還有誰？就是焦元溥。焦元溥因此認識了安寧，安寧也成為他最早訪問的鋼琴家之一。

安寧會拒絕焦元溥的採訪嗎？當然不會，因為安寧知道，這是一個有充分能力瞭解他演奏的樂曲、進而瞭解他演奏動機的人，這是個值得一聊的人。

焦元溥就靠他長期累積的鋼琴樂曲與錄音深厚知識，一個個征服這些鋼琴家。就憑這個。

我最早留意到焦元溥這個名字，是幾年前逛書店，發現聯經公司竟然出版了三本一套，厚重大不合時宜的音樂書，內容全是評論鋼琴樂曲及其演奏版本的。還沒有細讀任何一篇任何一段，先翻到申學庸老師寫的序，裡面描寫她如何多次在音樂廳裡遇見一位會帶著樂譜、總譜來聽音樂會的少年學生。

我心中一震，突然之間，我自己少年時期的回憶湧上心頭。當年教我小提琴的老師，嚴格堅持在聽任何樂曲之前，一定得先讀樂譜。就連在老師家，一堂恐怖且辛苦的課程上完，老師難得放鬆心情在架上尋找唱片，他也必然同時找出樂譜來。我得先依樂譜瞭解了樂曲的結構與道理，才能開始聽音樂。

我還記得，在我中止學音樂三、四年後，第一次一個人買票到國父紀念館聽演奏會，很自然地兩天前提就先搭車到大陸書店買了演奏曲目——荀白克的鋼琴曲——的樂譜，反覆讀過，又很自然地將樂譜揣在書包中到演奏會場，卻赫然發現自己想像的場景不復存在。全場只有我一個人帶著樂譜去聽陳必先的演奏，而且當我將樂譜在膝上攤開時，左右鄰座的人都投注過來好奇驚訝的眼光。

原來，還有人用當年老師教我的方法，認真聽音樂。這是我對焦元溥的第一項好奇。原來，還有人不念音樂系不是音樂科班出身，卻用當年老師教我的方法，認真讀音樂，這是第二項好奇。

焦元溥讀譜的細膩認真程度，超過我十倍百倍，但我很慶幸，自己至少還能分享他對樂譜的那分嚴謹尊敬。有一回，去聽法國鋼琴家巴福傑和國家交響樂團合作演出，焦元溥剛好坐在我旁邊，就著演出前漸暗了的燈光，元溥翻開帶來的「巴爾

托克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的總譜，指出一段比螞蟻還小還密的音符，形容那樂曲近乎不可演奏的困難，我深受感動，我也同時瞭解了被他訪問的鋼琴家會如何感動。

而這正是另一項奇蹟條件浮現之處。讓我直說吧！擁有對鋼琴音樂這樣的熱情、對鋼琴音符那麼敏銳的聽覺，還有對於樂曲樂譜如此敬謹的研究與領悟，焦元溥怎麼可能沒成為一位鋼琴演奏者呢？

和他一樣擁有同樣優秀資質的人，順理成章的發展，一定是成長為一位鋼琴家，不會停留在作為一個業餘的鋼琴音樂愛好者。

焦元溥能讓鋼琴家、鋼琴大師看重尊重，因為他們很快就會在他身上辨識出「同類氣質」。跟焦元溥說話，不像跟記者談話，甚至也不像跟音樂學者談話，反而像是面對一位闖遍江湖、看盡世間風波的老鋼琴藝師。

他對演奏如此熟悉，他對演奏者與樂曲與觀眾間的關係永遠感到興味盎然。他知道每位演奏者的偏好、怪癖，他們和經典作曲家樂曲間的情結。

他總是能問到讓演奏者心悸或心驚的問題，內在大打一個問號：「你怎麼會知道？」靠著貼近演奏者的經驗，焦元溥讓鋼琴家無法拒絕他，不願拒絕他。

因為焦元溥內在包藏著一個不折不扣鋼琴演奏家的靈魂。

如果焦元溥沒有那麼愛鋼琴，那麼愛鋼琴演奏，對不起，今天不會有《遊藝黑白》這本書。然而，如果焦元溥在鋼琴演奏上所受的啟發訓練，再多一點再積極一點，那對不起，今天也不會有《遊藝黑白》這本書。因為那樣的話，焦元溥將成為眾多掙扎在演出與教琴間的本土鋼琴家中的一個吧！

多麼神奇幽微的分際，焦元溥沒有成為鋼琴家，卻又放不下捨不下對於鋼琴演奏的熱愛與渴求，他必須找到某種形式釋放這幽微分際製造的龐大落差，於是他每天用別人琢磨演奏的態度，研究錄音唱片；接著，他又用別人拿來開展演奏生涯的毅力，飛遍全球訪問鋼琴家。

我相信接受訪問的這些鋼琴家，一定有人剛開始抱持著輕鬆、甚至輕忽的態度，對待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即使穿上西裝仍難掩其年輕青澀的焦元溥。然而幾個問題問下來，輕鬆、輕忽，想要輕易打發的態度，通常就飛走了。他們會明白：眼前這傢伙，是玩真的！

焦元溥的本事，也是他的策略吧，是將人家的來歷底細準備得詳盡清楚。從看來平淡無奇：「請談談您早年的學習」開始，等人家提到那個老師那個學派，他就不客氣地切入，細問學派特色和幾個老師之間的異同。還有，他會在適當的時機上，提出關於鋼琴家某首曲子某次錄音精確的問題——「在第二樂章第十八小節，你為什麼捨棄踏瓣不用？」——使得鋼琴家不得不打起精神來，認真思考認真對付。

每一個被焦元溥訪問的鋼琴家，到後來一定感受得到這年輕人看似溫和外表底下，強悍的意志。而這意志，竟然不是從別的地方，是從和鋼琴家一樣專注看重演奏而來的。他和鋼琴家一樣專注看重樂曲樂譜、詮釋表現；他和鋼琴家一樣，甚至比鋼琴家更專注看重，鋼琴家的經歷、演出與錄音。

那意志，是敬意也是挑戰。這樣強悍的意志溢在眼前，感受這年輕人對自己音樂演出展現的高度興趣與高度敬意，很少有鋼琴家不為之動容，進而召喚起自己個性與身體裡，同樣強大強悍的意志，迎接焦元溥的挑戰。

意志與意志的碰撞，在表面上看來平和的訪談中，激出了驚人的火花。這樣一本訪談錄，在鋼琴音樂上涵蓋的廣度，勝過一般的百科全書，幾乎沒有任何一位重要作曲家的代表性作品在書中缺席。而且每位作曲家每首重要作品，幾乎都有鋼琴家為之說出了卓越洞見。

我不曾在任何談音樂的書中，看過這麼多對法國作曲家佛瑞、梅湘反覆討論的內容。我也不曾在任何音樂書中，讀過那麼多比較德布西與拉威爾鋼琴句法風格異

同的精彩評論。這些意見，都是靠在指尖下幾十年琢磨樂譜、變幻音樂之後，才有辦法形成的。

為了和焦元溥的知識、意志相抗衡，鋼琴家拿出他們最精彩的見地來，豐富了這本書。而焦元溥又靠著訪談鋼琴家得來的見地，培養起更高的品味與能力，可以在下一場訪談裡催逼出更多東西來。

這裡，還有一項奇蹟條件必須一提：能夠刺激出強烈反應的人格，往往帶著一定程度的隨性機靈，也就往往不那麼擅長於條理與結構。我們大可以預期，東奔西跑衝撞出種種火花的這本訪談錄，應該有著自由鬆散、甚至錯亂的形式，不時跑跑野馬、不時變換焦距。

不，焦元溥又沒那麼隨性自由。一次閒聊中，不意看見焦元溥訪問列文後做的整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小冊子上，寫滿了密密麻麻蠅頭小字，分成許多整齊排列的方塊，而且還用不同顏色的筆標示各塊內容彼此關係。那是焦元溥的工作實錄，他對於條理、秩序，邏輯，有著頑固的直覺與堅持。

我們看到的這本書，是焦元溥一邊逼著鋼琴家吐露其終極洞見，一邊又將這些洞見進行了仔細邏輯排比後，才得來的內容。洞見可能都是鋼琴家的，但串連洞見形成的雄辯說服能力，卻無疑有一部份來自焦元溥。

雄辯說服到什麼程度？到書中討論許多我從來沒聽過的樂曲的內容，都能讓我讀得津津有味，彷彿可以想像那樂曲中所含藏的曲折奧妙。我有理由相信，其他讀者會有跟我一樣的感受。別被書中提及的大量樂曲給嚇到了，沒聽過沒關係，大可以讀了再去聽，因為讀了而有機會聽到更多原本聽不到的底蘊。

有一段時間，焦元溥厚厚的書稿一直放在我車後的行李箱中。倒不是我忙到沒有別的時間讀書稿，而是沒有比這樣一本書更適合抵抗開車塞車停紅燈無趣無聊的時光。聽過或沒聽過的鋼琴樂曲，樂曲背後的思索，突然取代窗外的車流，淹滿了

我的生命存在。紅燈停下來，拿起書稿讀一段，再起步時，覺得自己正駛進一個不同的世界裡，一個藉由此書證明細膩音樂探索永不止息，音樂繼續在那麼多優秀心靈與精巧手指下躍動的世界；一個就算王建民沒能投出「完全比賽」，我們卻依然能繼續期待奇蹟，甚至依賴奇蹟為我們打開視界看見神奇事物的世界。

自序 專訪焦元溥

《遊藝黑白》其實不是我的著作，

而是受訪鋼琴家的作品：

我只是一個興奮又感動的見證者，

把所見所聞的諸多故事記錄下來，

讓那些話語能夠由聲音變成文字，

留下原本該消失的美妙片刻——

從台北、波士頓、紐約、巴黎、波爾多、維也納、倫敦、莫斯科、馬德里、漢諾威、慕尼黑、柏林、漢堡、科隆、香港的

餐廳、咖啡館、琴房、教室、旅館房間和鋼琴家客廳，

到每一位愛書人、愛樂人的手上……

焦元溥問（以下簡稱「問」）：你怎麼會想要寫作這本鋼琴家訪談？

焦元溥答（以下簡稱「答」）：這本訪問錄其實是我從事演奏詮釋分析和鋼琴學派研究的結果。比方說錄音中有太多例子都是不照樂譜演奏；這其中有不少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演奏，但也有很多詮釋提出深富啟發性的創造性見解。與其閉門造車推想其思考邏輯，我覺得還不如直接問演奏者本人。而研究鋼琴家多年後，我對許多傳奇故事和學派傳承自想更深入了解，特別是見到許多說法不一的描述，更讓我想直接和當事人討論。

問：你可否舉一些實際例子說明？

答：像我在比較巴爾托克《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的詮釋時，就發現美、英、法、蘇四地首演者在第一樂章演奏速度上呈現極大的不同。在美國給予世界首演的桑多爾（György Sándor）和英國首演者肯特納（Louis Kentner）都採取原譜上的速度指示，而這是因為他們是匈牙利人，所以較法國首演者李帕第（Dinu Lipatti）或蘇聯首演者妮可萊耶娃（Tatiana Nikolayeva）更尊重巴爾托克嗎？李蓋提（György Ligeti）在其《練習曲》樂譜上不厭其煩地寫下精確到秒數的演奏時間建議，為何長期和他合作的艾瑪德（Pierre-Laurent Aimard），其錄音仍和樂譜指示不盡相同？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十餘年來皆不錄製鋼琴獨奏，背後究竟是什麼原因？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當年是否真的在柴可夫斯基大賽上給參賽者零分？第四屆蕭邦大賽如何產生兩位冠軍？波哥雷里奇（Ivo Pogorelich）在蕭邦大賽中是否刻意作怪？如此問題，都不是我單從錄音所能找出答案的。問問演奏者本人或事件相關者，至少可以得到第一手資料。

問：這些鋼琴家撥冗受訪，知無不言，在親自面對這些人物後，我想你評論時下筆一定客氣三分。你怕不怕讀者看出文章中的觀點變遷？

答：我們都看過太多標準前後不一，或是幫朋友護航的「評論」。我非常不喜歡這種態度。的確，在訪問過那麼多鋼琴家，甚至建立起私人情誼後，評論自是不易。我在準備出版《經典CD縱橫觀》時，也一度想過要「修飾」對某些鋼琴家的批評，但我最後仍沒有修改。原因在於如果我還能獲得這些鋼琴家的尊重，正是我有自己的知識和觀點。如果我喪失觀點，好評變得廉價，我不覺得鋼琴家會因此更欣賞我。我並不是以「樂迷」身分來訪問鋼琴家，而是以「尊敬」但非「膜拜」的態度面對受訪者。保持警醒批判的態度，我的訪問才會有意義。評論